斑驳时光 阿良摄影作品

邮筒里的旧时光

翟智慧

下班路过刘伶路路口，瞥见邮电局附近的老邮筒，墨绿的颜色，直挺的腰身，一切都是记忆里熟悉的样子。

记得上初一时，老师让我们猜谜语："一个矮胖子，绿衣绿帽子；敞开大肚子，专吃纸片子。"镇上的同学回答——邮筒，老师说："邮筒是现代版的鸿雁传书，你们可以给远方的亲朋写信，把写好的信投放到邮筒里，你也会收到亲朋的回信。"

我刚从乡下转到小店镇上学，听了老师的描述，倍感新奇，便约几个同学一起去邮局看邮筒，对筒身上印着的四个大字——中国邮政，印象颇深。

邮筒是心灵的收发站，收发着写信人的悲欢喜乐。它就像一尊笑呵呵的弥勒佛，无论春夏秋冬，无论刮风下雨，无论你是喜气盈盈，还是悲不自禁，它都用它那能容天下事的"大肚子"全部接收，让你的快乐能分享，悲伤有宽慰，同时也把回信人传递的爱心、浓情蜜意又馈赠给写信人。

大学时期，写信成了我生活当中的头等大事。我把自己想家、想父母的心情和乡愁全部融进信里，也把自己情窦初开的喜怒哀乐向远方的好友宣泄无遗。一封信写好了，还要选择信封，粘贴邮票，投进邮筒之后，想象着信笺像鸟儿一样扇动着翅膀，山一程，水一程地飞去……

有无数次我心口像揣了只小兔子噗噗乱跳地跑到邮筒前，无比虔诚地投递出自己初恋的每一份心事；有无数次我徘徊在邮筒前恨不得将它的嘴撬开，看看里面有没有躺着我朝等暮盼的那个他的回信。

在学校，骑着二八自行车来回穿梭的邮递员，是最受欢迎的人。他们的自行车驮货架上挂着一个鼓鼓囊囊的帆布袋，里面装着信件、刊物、报纸。他们穿着深绿色的制服，连车子也被涂上了同样的颜色。这叫"邮政绿"，象征着安全、环保、畅通。记得看过一部老电影，其中一个镜头我至今难忘——一个年轻的邮递员在一片油菜花盛开的小路上，潇洒地骑着自行车，铃声清脆，给人们带来远方的思念和希望。

现在，我看着立于街边的老邮筒，依旧敦厚可爱，感谢它曾经带给我们的温暖和慰藉，那些亲朋的书信是浇灌我们长大的雨露，薄薄的信笺给予了我们人生最初的滋养。

如今科技发达，信息快捷，很多弥足珍贵的旧物在渐渐消失，忙碌的我们已经无暇回味旧时光。写信的斟酌、等信的美好一去不复返了，这是一种进步，也是一种遗憾。

电子邮件、视频电话、微信通话等等，可以让你和一个人保持最频繁的联系，哪怕相隔千山万水，你也可以随时随地在各种平台上发布你的现状。表面上仿佛和世界拉近了距离，仿佛和大家息息相关，可不经意间，生活渐渐变成了表演，虚拟的舞台让人们是近了还是远了？信息化使得一切都没有了停留和喘息的时间，也没有了细细品味时光的悠闲与自得。

倒是街边的邮筒让我体会到一种安静而又从容的力量，而邮筒里装载的那些旧时光愈加芬芳浓郁。木心先生在《从前慢》里写道："从前的日子变得慢，车，马，邮件都慢，一生只够爱一个人，从前的锁也好看，钥匙精美有样子，你锁了，人家就懂了。"

只是这从前，终究是与我们渐行渐远了，那遥远的车马邮件，如今在何方？可曾有一两件正奔赴在来我家的路上？我能否打开一封信，上面赫然写着"见字如面"？

有些时光，慢一点，也好。有些记忆，守一生，都值。

（作者单位：河南省汝阳县人民检察院）

非虚构作品展

铅字《检察志》

谭文波

芦苇与字盘 大涛摄影作品

在我的书柜里，始终留着一本铅字油印的《检察志》，16开本208个页面，皮面是黄色厚纸，内页薄纸单面印刷，那是1990年的往事了。对于铅字的回忆，原本是尘封在记忆深处的，缘于一位高级编辑的一篇作品，才被钩沉了出来，原来我对铅字，竟也有着非同一般的情感。

刚进检察院的第一年，我被分在办公室（调研室）打杂，分发报纸、打扫卫生、提开水、接电话等等跑腿活儿都干。不久，我接到一件繁重的任务：负责《检察志》的校对、打印。记得初稿是前任主任撰写的，换届时因工作异动已调离，新任主任不是很熟悉，就将手稿交由我完成。当时是为了配合《县志》编纂的统一要求，须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校对，然后交付打印，所以时间紧、任务重。

那时条件非常艰苦，没有电脑，没有打印机，不像现在有强大的Word文档支持，大家可任选手写、五笔与拼音等模式，只需要打字、复制、粘贴与剪辑，就可轻松搞定文档的编辑排版了。那时全靠人工，一个一个地敲字在蜡纸上，然后上油墨付印，不仅速度慢而且油墨易弄脏手。

打字室设在办公楼二楼右边顶头的一间窄房子里，与我的办公室相隔四间房。那段时间，我几乎来回两头跑，眼睛盯着一沓已经打好的蜡纸，需要我一张一张、一字一字地与原稿核对，加上办公室人多嘈杂，手稿部分字体潦草难认，而蜡纸上的某些字是打字员揣摩的，错字别字较多，校对难度较大，实在太辛苦。打字员姓杨，大家都叫她杨妹。她瘦挑的个儿，扎一长长的辫子，乌亮的眼睛，始终腼腆的表情，是单位请来的临时工。

那段时间一上班，我就来到打字室。"杨妹，有几处文字有误，需要改动……"我将十几张需要重打的蜡纸交给她时，只见她埋头"嗯"了一声，聚精会神地辨认已经变成"大花脸"的稿子——因为用红笔改动的字较多。随即门口又一声"杨妹，这有份检察长的加急材料，下午要……"的"插队现象"，无奈，杨妹只好把我的工作暂搁一边。

我想，单位就一位打字员是面对全院的，人多事多材料多，有时经常手忙脚乱。于是，我萌发出自己亲自上阵的念头，一方面可以缓解打字员的工作压力，加快进度，另一方面自己可以边打边修改，减少因差错率导致的重复劳动，保证《检察志》打印稿按时完成。

可单位仅有一台打字机，不能耽搁杨妹的正常工作，我就只能利用休息时间熟悉这台双鸽牌铅字中文打字机了。初次面对铅字盘，全是繁体字，我是一头雾水。铅字盘是一个长方形的金属盘，高约两厘米，平放在打字机的机架上，里面由一个个小方格组成，格子下方不是封闭的，每个格子两边都有小金属条，起到托住铅字的作用。上面的铅字是如何排序的？它们之间有没有规律？我多长时间才能够熟悉它们？这些问题一度让我生无可恋。用现在的眼光看，老式打字机的打字速度之快慢，全凭打字员对铅字盘中汉字的位置记忆来决定。

杨妹挺耐心地教我，我说拜她为师，她一下子脸红了，急忙推脱道："你们高学历大学生，我一介初中生，担当不起。"我心里明白，她是谦虚，也是一种自卑心理。我说："每一片叶子都有自己的特色，人也有自己的特长，在打字这方面你就是我的师傅！"听我这么一说，她便低头"嘿嘿"露出了笑容……

四个字盘里共有1061个铅字，它们不是按照偏旁部首排列，也不是以汉语拼音为序，而是将使用频率高的字和词进行组合排列，标有字盘顺序，不常用的字相对少些，单独放在另几个字盘里，是按汉语拼音顺序排列。熟悉字盘没有别的捷径可走，只能靠死记硬背才能记熟字盘上铅字的位置。一台机器只有一种字体和字号，不能更换，要换就要换机器。文件的字距和行距是靠人在打字机上设定好的，调整起来非常麻烦。听杨妹介绍完，我猜想她一定花了不少工夫。

字盘中的繁字体增加了识字难度，背了好几天的我才算基本记住了常用字的大概位置，然后我就试着开始打字。初次展示身手，有些手忙脚乱，我举着手托、夹着稿纸，两只眼睛不够用，一会儿低头看稿子，一会儿又仰脸瞧字盘，既怕看错稿、串了行，又怕拿错了铅字。遇到一时找不着的字，就在字盘前面来回寻找，心里一起急，就更找不到要找的字，只好去请教杨妹师傅。三百字的材料，停停顿顿地排下来，半天就过去了。

熟能生巧，一段时间后，我拣字打字的速度加快了。为了赶任务，杨妹主动和我一起加班。闲聊之中，我对杨妹的家庭有所了解。家住城郊的她有四姊妹，她是老大，初中毕业后为了缓解家庭困难就学习打字，学成之后她就来到这里。面对微薄的报酬她没有丝毫怨言，只是感觉低人一等被人瞧不起，平时不敢与机关同事多说一句话。我猜透她的心思，积极鼓励她趁年轻坚持自学，通过自考或者读函授大学提高学历，将来可以参加招工招干考试，机会总是留给有准备的人……杨妹一直悉心听着，并没有插话，低着头把打错字的蜡纸字涂净再打。在另一张蜡纸上发觉又打漏了字，就在字与字之间加打进去。

接触杨妹久了，我总在想，杨妹也许不善言谈，但内心一定无比强大。后来，果真发现她是个有心人，在打法律文书过程中接触了大量法律方面的知识，还为《检察志》的初稿提供了许多补充内容。

在初稿里，我发现老上访户刘新息诉案有一处没写细。刘新因交水费问题被乡里人打伤，不能从事劳动，其妻一时想不开喝农药自杀。一年里，他多次向有关部门反映情况要求处理，但没结果，便准备了雷管炸药，扬言准备与乡派出所、乡政府同归于尽。接到告急访后，检察长立即率员赶到当地处理。在查明有关情况之后与乡政府领导商定：所、乡、县各拿出一部分钱解决刘家困难，并对派出所有关人员分别情况予以处理。这一番雷厉风行的操作下来，刘新主动交出了雷管炸药。我认为有必要加以详述，杨妹听罢马上说出了此案的情况，让我很惊奇。原来，该案的一份材料她打印过了，过了些时间仍记得。她说，这位久诉不息的上访户的问题是在检察机关解决的，是新上任的检察长杨正胜啃下的"硬骨头"。她还为我提供了当年处理此案时杨正胜的换位思考等理念，就是站在当事人的角度，充分理解当事人的感受和诉求，带着感情去理解法律，做到了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统一。

当时我查阅了许多相关材料，与杨妹说的一样。现在想起来，就是类似"如我在诉"的办案理念，只是在当时没有这个提法。

使用铅字打字最怕的就是文稿错误，因为蜡纸是用绵纸涂上蜡做成的，虽说打错字后可以用修正液涂抹后重打，漏字漏行可以在行与行的空白处补充，但涂改多了便容易打烂蜡纸，排好的版再补充文字也会影响阅读。若遇到生僻字与少见字时，打字机下可供选择的常见的铅字盘就没有了，只能到备用木箱中一个个找，再用金属镊子夹起来调换入盘。倘若再没有只得借外单位的铅字，才能最后解决。我目睹了有些单位材料特多、量特大的，比如《县志》初稿上千万字，加起来有近两百本，生僻孤怪字何其多，打字的困难与痛苦可想而知，加班加点已成为他们青春岁月的家常便饭。他们碰到我这个跟他们打交道的"同行"，就会抱怨说快发疯了……

经过4个多月的艰苦努力，我如释重负总算完成了艰巨任务。后来得知，我院的《检察志》因内容翔实、印刷排版规范受到县志编纂领导小组的充分肯定。

时间到了1992年，单位临时换了打字员，直到年底全县招工招干考试之后，我才又见到杨妹出现在检察院。杨妹不但取得了自考大专文凭，还如愿以偿地成为检察院的一名正式干警。身份变化后，杨妹还坚持从事心爱的打字工作，直至1993年院里采购了一台计算机，铅字打字机才算正式完成了它的使命。

多少年过去了，那些一张张铅排的《检察志》，还总是在眼前浮现，散发着铅字所特有的光晕和墨香。

（作者单位：湖南省新晃侗族自治县人民检察院）

我的美丽乡愁

小院子，老榆树

王乐成

我家曾经住在筷子胡同，就在筷子胡同的东首。院子有瓢大。上世纪50年代末，俺娘头一次进婆家门，眼泪唰地就下来了，接着几乎晕倒——天底下，哪有这只有瓢大的家?!

是有点小。两间半老北屋，不足七米宽，两间东屋加一猪圈，南北又不足十米。"三五个人站着，刚转过腚来。"俺娘恨恨地说。俺娘的娘家是大宅院，房子有三排，村里人一说"东场院"，就指我姥姥家。东场院，那相当于说大户人家。

可就在这"大不过腚"的院子里，靠南墙竖着一盘磨粮食的磨；靠西墙直立着一棵老榆树，我记事时，就一搂抱粗。娘上坡挣工分，奶奶戴着花镜纳鞋底，被关在老家的我，只能围着老榆树转。我抱抱老榆树，它并不友好，皲裂的树皮扎得我肚皮胸膛疼。树身不圆，上身甚至有些扁。我问奶奶这树为啥瘦骨嶙峋，奶奶说："这树光顾着长身量，还没来得及胖起来。"高高的树冠上，叽喳着很多鸟。我就蹲在树下，看马尾勾跟喜鹊打架争窝，看小鹰又赶走了马尾勾。马尾勾是一种叫黑卷尾的鸟，有着长长的卷尾巴。我小时候胆小，有次夜里下大雨，风刮得瘆人，吓得我钻进奶奶被窝里一动不敢动。

天明后，我在树下捡到一只粉嘟嘟、肉乎乎的小鸟，奶奶就拿碎棉絮铺在一只旧蒲窝鞋里，做成了小鸟的家。喂它面食，它吐了。奶奶说它不吃死食，只吃小虫儿。我就去掏卷麻叶里的青虫子喂。没几天，有只大鸟从榆树上飞到北屋门口，喳喳叫。奶奶说，鸟妈妈来找它孩子呢。奶奶让我把盛小鸟的蒲窝鞋，放院子里石磨顶上，那大鸟就下来喂它，一天飞来好多次。又过了十多天，竟领着这长齐翅膀的小鸟，飞上了树。

清明后，老榆树就开花了，满满一树翠绿的榆钱儿。奶奶就用长杆绑了镰刀，割下结满榆钱儿的枝条，我撸一把嚼嚼，甜甜的。奶奶给我做榆钱面糊糊，黏黏的，滑滑的，我和弟弟喝个肚儿圆。又拿玉米面拌了榆钱儿，上锅蒸榆钱窝窝头，好香，好香。那香味儿，直馋得邻居小伙伴们流口水。

初夏起热风，榆钱儿飞落。落得人满头院满地。奶奶边扫边"念经"："榆钱儿落，日子好过；榆钱儿飘，福气驾到。"有时，望着飞落的榆钱儿，奶奶双手抱拳，念叨说："等榆钱儿都变成了钱，你子松大伯的病就有救了，就能给你大伯娶上媳妇！"可榆钱儿一直没变成钱，而我病蔫蔫的大伯，在又一个榆钱儿飞雪的初夏，孤独地走了。

又是一个春日雨后。院子西墙根下，冒出一片嫩芽芽，还头戴着灰白的榆钱儿帽子。这该是我家老榆树的孩子吧！细看，磨道旁，土墙顶上，也活泼泼着榆树"孩儿"。两场雨后，榆树苗儿蹿得一拃多高，我就拔来喂兔子。娘说，别糟蹋了，栽到湾沿园子里吧。娘领着我和弟弟，剜了榆树苗儿，栽到了园子的边沿上。园子紧靠着北湾，给小树苗儿浇水方便。后来，每当放学，我拔完猪草，天近黑，顾不得吃饭，提着油漆桶改的小水罐，去浇那些成活下来的榆树苗。

当时，大伯去世后，我奶奶就住在了东园里。那儿盖了三间新土房，原是准备给大伯娶亲成家的。如今想来，我奶奶是会打理，又有一定审美眼光的人。她给我大伯的园子里，西窗下栽种石榴，象征着多子多孙；东窗下栽着牡丹和木槿，预示着花开富贵。园子西首是棵大枣树，还有李子树，那是早早立子之意。东侧一棵苹果树，取的是平安吉祥，还种有三棵桃树，春日里桃花灼灼。东南角猪圈前，一棵秋桃树后，旺长着一丛香椿树，香椿芽炒鸡蛋，老香椿叶揉咸菜，这香椿是百姓待客的美味佳肴。靠南墙，是两棵老楸树，当地楸木质坚硬有韧性，称得上当地的花梨红木。奶奶曾说过："这两棵大楸树，给你大伯娶亲打橱柜。"靠西还有棵碗口粗小楸树，奶奶嘱咐，留着给顺娶媳妇。顺是我的乳名。呵，奶奶园里的树木，各有来历，都有去处。

可惜的是，人算不如天算。大伯人一走，娘就说，那两棵大楸树，谁也别动，预备着给老娘百年后做寿材吧！但后来，我爹还是动了——他做主卖了大楸树，给我奶奶付了治痨病的药费。

上面说的是老家的东园。这靠近北湾的小园子，园西沿长着多棵歪歪斜斜的槐树，都不很成器。园子里本是奶奶和大伯种青菜的地块。我想在园子里种树，奶奶不依，说这小园子怪，树不是长得空心，就是长歪扭了，不旺树，还是种菜吧。可自打我大伯离世，奶奶的身子更弯了，弯得像个大虾米。患痨病的她，走几步就咳嗽一小阵，天天砂锅熬苦药喝，再也种不了地。我娘就接了过来。好地块种了萝卜、白菜、山药和腌咸菜的辣疙瘩，薄地块就撒了人青和灰灰菜种子，水一浇，一片新绿。那个年月，家家缺粮少柴，多种些菜，饿不着肚子。

那时的人最怕春脖子长，日头长，肚缺粮啊。缺粮的春上，地里的菜接不上力，就指望着树上的叶和花。槐花、榆钱儿、楸花、柳花、白杨芒子，榆叶、槐叶、杨树叶，桑叶、地瓜叶，都是吃头儿。杨树叶、桑树叶苦味浓，就放大锅里，开水煮了，盛进大缸发酵，掺上玉米或瓜干面蒸菜蛋，当饭吃。解放前，我奶奶家、姥姥家甚至都吃过榆树皮，吃得肠胃干结。

园边园沿上，多种能救急活命的榆树苗，全家老少自然不反对。那时候，抬水、提水浇菜浇树，成了我们兄弟仨的游戏项目。比赛看谁提水跑得快，浇得多。哗哗的水声里，眼看着，蔬菜油油绿，树苗拔节长。几年后，我们兄弟还趴在湾沿上捞鱼摸蛤蟆呢，这榆树苗儿却像吹了气般疯窜，猛然间高过了我们，让我们须仰视才见。

20年后，西园的榆树们，粗的成了房梁，粗树枝也长成了房檩条。望着父亲生前帮我们兄弟张罗的三所大瓦房，我花白头发的老娘说，还是种树福大！是啊，接受树荫庇护最大的，是我们兄弟。我兄弟仨的宅院，除去砖瓦，支撑那些房子的，可不都是儿时种下的榆树们的筋筋骨骨吗？

往后的日子，不再缺粮少油盐，还告别了平房，住进了花团锦簇、绿树成荫的高楼，由土里刨食的村民，成了进厂务工的社区居民——这日子，可是蘸着蜜水吃甘蔗啊。可榆钱儿一直是百吃不厌的家乡菜，更是忆苦思甜的钟情物。

我奶奶、大伯、父亲，都如老榆树上的叶子，随着时光的风，飘然逝去。老园里，那蓊蓊郁郁的老榆树，也没了影儿。可他们和它们，却以另一种姿态，立在了我的心里。

（作者单位：山东省临朐县人民检察院）

检察诗人作品展

投稿邮箱:lhfk7@vip.163.com

我们歌唱（组诗）

【湖北省襄阳市城郊地区人民检察院在检察文化建设中，成立了"古城娇韵"诗社，通过学习、诵读、创作古诗词，感受古韵墨香，弘扬传统文化。虽然他们的作品只是"习作"，但不掩检察人的拳拳之心。现刊发他们的部分作品，以飨读者。】

香樟树

吴方春

三伏遮烈日，数九御风霜。
欲问何如许，根深入地长。

茶 梅

吴方春

静揽飘飘雪，悄迎瑟瑟风。
不随群艳闹，自绽满枝红。

游隆中有感

雷鸣

松柏傲风雨，千秋护草堂。
古人虽已去，赤胆永流芳。

春逢大雪感怀

李倩

昨夜星穹悄漫舞，
今朝广域簌妆凝。
纵然融遁入河曲，
亦有初心映日明。

过卧龙大桥

陈晨

长龙衔汉水，欲往古隆中。
叹问谁犹在，忠名越万峰。

观獬豸

龚志龙

獬豸麒麟貌，能甄曲与直。
斥邪扶弱小，公正不延迟。

清廉歌

叶震

清是竹节傲然色，
廉为荷花入眼泽。
松自高洁不畏雪，
石中有器隐玉格。

廉

李兴红

清风拭面心如镜，
细雨沾裳泪似珍。
唯愿谨遵廉戒律，
一生皎净励来人。

爱廉说

姚泽鲵

砥砺前行心似水，
清廉自守德如山。
胸怀坦荡无私念，
不负青天明月圆。

绝 句

徐全

温情除恶念，教化感人心。
铁网高墙内，回头不换金。

春节忆慈母

黄万成

云绕苍山霜满地，
枯枝瑟缩掠孤鸠。
一樽岁酒与谁共，
似闻乳名泪自流。

无 题

张晗

隆中山上万层绿，
米芾祠边百草香。
试问美景何处觅？
襄江之畔好风光。

护 廉

张强

清风两袖存廉志，
正气盈身铸检魂。
打虎除蝇持利剑，
急行万里但求真。

咏香樟

钦成龙

院内满樟木，经年绿意浓。
喧嚣君不羡，静处守初衷。

（作者单位：湖北省襄阳市城郊地区人民检察院）

渔家 李海波摄影作品

社址：北京市石景山区香山南路109号 邮编：100144 传真：(010)86423503 86423653 总编室：(010)86423352 出版发行部：(010)86423399 订阅发行：全国各地邮局 定价：每份1.00元 全年398元 印刷：工人日报社（北京市东城区安德路甲61号）